



▲Costa Pilavachi曾任飛利浦古典唱片公司總裁

Pilavachi

回憶飛利浦古典唱片

本報記者 李 夢

每年夏天，美國小鎮Tanglewood總是古典樂迷的福地。波士頓交響樂團、海汀克和馬友友等世界知名樂團和音樂家，都是這裡的常客。

五年前那個八月來捧場的衆多名家中，有支名叫「美藝」的三重奏（Beaux Art Trio）。這裡，是他們告別演出的舞台。一九五五年夏天，正是在這裡，這個三重奏舉辦了他們的首場音樂會。

半個多世紀裡，這支以鋼琴家Pressler領銜、享譽世界的三重奏幾乎灌錄了世界上所有的三重奏作品，從海頓到貝多芬到舒伯特再到拉威爾。「我對古典音樂的興趣，就是因為聽了美藝三重奏的海頓。」飛利浦古典唱片公司前總裁、現任德卡（Decca）唱片公司總裁的Costa Pilavachi說。

美藝灌錄海頓三重奏

Pilavachi提及的這個海頓三重奏唱片全集，前後經九年錄製，一九七九年由「飛利浦古典」（Philips Classics）發行。推出後，獲企鵝雜誌「三星帶花」褒賞，並入選留聲機百大唱片，成為樂迷了解「海頓爸爸」三重奏的不二之選。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行首張專輯，到二〇〇八年解散，「美藝」將所有錄音都留給了飛利浦。甚至，樂團解散那年，也是飛利浦古典唱片這個品牌退出歷史舞台的同年。

最近，「美藝」演奏的莫扎特和貝多芬，與其他五十四張唱片一道，由德卡公司重新整理後推出。這個唱片套裝幾乎涵蓋了飛利浦上世紀五十五至九十年代各階段的錄音，且CD封套保留了初版時模樣。愛樂者可以從這些封面上見到PPI時期的飛利浦，勃良第紅（Burgurdy）的標識，以及久違的DUO「小雙張」系列。那時候，里赫特還在，哈絲姬爾還在，阿格麗希秀髮烏黑，迪華特還是個小伙子。

「我希望這套五十五張唱片的錄音能讓你對飛利浦唱片曾經的廣度、深度及品味有一個小小的了解，同時也能讓你重溫它旗下那些偉大音樂家的不朽演繹。」在《飛利浦唱片：一份個人回憶》一文中，Pilavachi

這樣說。

與其他古典音樂廠牌如DG（一八九八年創立）和Decca（一九二九年創立）相比，一九五一年在荷蘭成立的飛利浦怎麼看都像個「小弟弟」。也因此，它自誕生時起便一直經受着來自同行的競爭壓力。

彼時，DG已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積累了聲譽口碑，也將當時古典音樂界的佼佼者近乎全部招至麾下。福特文格勒，小克萊伯，約胡姆，卡拉揚……幾乎所有二戰前後聲名鵲起的指揮家，那時都已經是「DG的人」了。如何建立自己的藝術家群落，又如何說服那些挑剔甚至高傲的音樂家們允肯與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新公司合作，是擺在飛利浦面前的首要問題。當然，飛利浦公司擁有世界領先的錄音技術，但光有技術並不夠。

選在著名音樂廳錄音

彼時節目部總監Glastra van Loon想到的方法是，近水樓台先得月。荷蘭籍指揮Willem van Otterloo和海牙愛樂樂團成為飛利浦唱片的首位合作夥伴。而且，為了追求錄音時的最佳聲效，整個樂團被搬去荷蘭乃至世界最富盛名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錄音。自此，飛利浦大多數唱片都選在這座一八八八年落成的、與維也納金色大廳比肩的音樂廳中灌錄。

入選此次唱片套裝的，並沒有最早期的錄音，諸如老柴的《第四交響曲》等，卻包含了van Otterloo荷蘭同鄉的指揮作品，比如迪華特與Kocsis合作拉赫曼尼諾夫鋼協，以及Van Beinum與小提琴家格魯米歐聯手灌錄的布拉姆斯小協。當然，不得不提的是海汀克。這位三十二歲便與約胡姆一道成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首席指揮的荷蘭指揮家，和「美藝三重奏」一樣，將自己大多數錄音留在了飛利浦。

飛利浦對這位型格指揮也慷慨有加，與他合作灌錄馬勒、布魯克納以及蕭斯塔高維契的全套交響曲。出現在今次唱片套裝中的海汀克錄音多達四張，其中包含了那張入選留聲機百大唱片的《德布西作品集》。你很難

想像一個鋒芒不露嚴謹沉穩的荷蘭人，可以將飄渺迷離的法國音樂演繹得如此地道。

或許，這也要感謝飛利浦的錄音品質。與DG追求的宏大華麗相比，飛利浦長久關注的是如何令到器樂的聲音更自然貼心。這種自然橫直的聲音雖然在灌錄「馬勒九」等大編製交響樂時略顯吃力，卻正正符合室內樂對音色的要求。「與飛利浦相比，另外兩間大廠DG和Decca的室樂唱片簡直無臉見人。」曾有樂評人如此調侃。這話說得固然重了，卻也再明白不過地講出聽眾對於飛利浦室樂唱片的喜愛。

於是，不得不提及飛利浦唱片在發展過程中的另一項策略：創新。不過，在創新一詞被濫用的當下，或許「補漏」更為恰當。飛利浦補的漏，正是Decca和DG長久以來有意或無意忽略的。室內樂（請回顧Quartetto Intaliano一九七七年灌錄的貝多芬晚期四重奏）是其一，俄羅斯樂團和指揮是其二。

俄羅斯音樂家長久與歐美大廠牌合作稀缺的原因顯而易見：冷戰。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因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關係緊張，此處彼處音樂交流也少，連Decca唱片與亞殊堅納西長久合作也是在後者上世紀六十年代離開蘇聯後。

「小弟弟」躋身三大廠牌

不過，俄羅斯音樂自柴可夫斯基至史特拉汶斯基以來積攢的聲譽，以及歐美市面上「俄羅斯人指揮俄羅斯樂團演奏俄系作品」的先例寥寥，兩者相加足以引起彼時歐美聽眾興趣。雖然穆拉文斯基率領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為DG貢獻了若干老柴交響曲的唱片，但二者間並未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這一「空缺」，被Pilavachi和他的工作團隊看見了。他們找到了葛濟夫，「一個年輕的雄心勃勃的指揮」，和他的樂團Kirov Theatre。

「的確，葛濟夫之前，穆拉文斯基已經在歐洲建立起良好聲譽。」Pilavachi說：「但葛濟夫做了他沒有做

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系統灌錄俄羅斯作曲家的歌劇和芭蕾舞作品，譬如史特拉汶斯基的芭蕾舞曲《春之祭》和斯克里亞賓的《狂喜之詩》。即便彼時葛濟夫在古典音樂界的名氣遠稱不上響亮，飛利浦衆人還是為這場合作投入了大量成本，包括為樂團空運物品補給等等。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到訪聖彼得堡的Pilavachi深知，這裡過往雖深受戰爭和內耗之苦，「年輕人卻依舊在涅瓦河邊開派對」，一切都是飽含希望的樣子。

遺憾的是，此次唱片套裝中並未收錄葛濟夫與Kirov Theatre的合作唱片，全部三張都是他成名後指揮維也納愛樂和馬林斯基交響樂團的作品。「不管怎樣選，都會有人說，為什麼沒有這張，為什麼沒有那張。」Pilavachi開玩笑說：「或許我們應該再出一套，將那些遺珠盡數收錄。」

「遺珠」中，不得不提的是阿格麗希和柴利合作的「史上最賣座拉三」以及鋼琴家布倫德爾一九九七年灌錄的「小雙張」——舒伯特即興曲全集。記者不解，為何此CD套裝收錄布倫德爾和列圖合作的並稱不上精彩的貝多芬鋼協，卻忽略了這個入選「留聲機百大唱片」的精彩小雙張（一九九三年小雙張系列的推出也是飛利浦一項成功的市場策略，將過往銷售成績優良的唱片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二合一」再發售）。還好，里赫特與同鄉Kondrashin合作的氣場強大的李斯特第一、第二鋼協在，海汀克與阿勞的布拉姆斯第二鋼協在，內田光子的荀伯格協奏曲在。

「飛利浦的錄音令人尷尬的豐富。」Pilavachi說。此處的「豐富」，並不單指唱片種數的增長（從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飛利浦灌錄的唱片數目由三十七激增至六百八十張），也指對少人演出作品的「發掘」，比如柯林·戴維斯指揮的白遼士歌曲，和海頓的歌劇等等。因了這樣的創新，飛利浦這個建立在荷蘭這一小片土地上的錄音品牌，才成為過往半世紀與DG和Decca比肩的「三大古典音樂廠牌」之一。



▲Decca推出「飛利浦55CD回顧套裝」



▲荷蘭指揮海汀克



▲「美藝三重奏」將幾乎全部錄音留在了飛利浦



▲智利鋼琴家阿勞



▲奧地利鋼琴家布倫德爾



▲英籍日本鋼琴家內田光子



▲比利時小提琴家格魯米歐

飛利浦古典唱片回顧

1950：荷蘭飛利浦唱片公司成立
1958：荷蘭指揮van Beinum與比利時小提琴家Grumiaux合作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

品牌初創時期

1961：蘇聯鋼琴家Richter與同鄉指揮Kondrashin合作李斯特第一、第二鋼協奏曲
1963：飛利浦電子公司發明出世界上首台卡帶錄音機，並於當年柏林國際音響展上展出
1967：格魯米歐四重奏（Grumiaux Quartet）灌錄莫扎特四重奏作品
1969：智利鋼琴家Arrau與荷蘭指揮海汀克（Haitink）合作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
1972：飛利浦和西門子聯合創立「寶麗金」，將各自旗下唱片品牌悉數併入
1974：CD唱片開始出現，並被飛利浦用於古典唱片的灌錄
1977：意大利四重奏（Quartet Intaliano）為飛利浦灌錄舒伯特四重奏作品
1979：「寶麗金」購入Decca唱片，因此DG、Decca和Philips三古典音樂唱片同歸「寶麗金」旗下
1984：匈牙利鋼琴家Kocsis與荷蘭指揮迪華特合作拉赫曼尼諾夫第二、第三鋼協奏曲

品牌成熟時期

1991：為紀念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飛利浦發行「莫扎特專輯」——包含一百八十張CD的唱片套裝
1992：因CD唱片相對黑膠片而言不易磨損，更換速率低，唱片銷量因此下降
1993：發售「小雙張」（DUO）系列，因價格低廉且錄音品質優良，名噪一時
1998：飛利浦電子公司出售「寶麗金」予Seagram，宣布Seagram在未來十年可繼續以「飛利浦古典」之名發行唱片；同年，「飛利浦古典」辦公室搬去倫敦，由Decca負責其唱片發行及營銷事宜
1999：「小雙張」系列停止發售；葛濟夫與馬林斯基劇院樂團合作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

變動期

2005：日本鋼琴家內田光子為飛利浦灌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由環球唱片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一九九八年成立，由「寶麗金」及過往環球唱片公司合併而成）發售
2008：十年約滿，「飛利浦古典」廠牌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最後的紀念

水藍與勃良第紅的最終章

一九九七年，Costa Pilavachi出任「飛利浦古典唱片」總裁。他說，那是唱片界動盪與變革的一年。

那年，叱咤唱片界逾半世紀的流行音樂製作人喬治·馬丁退休；《鐵達尼號》電影原聲碟片和張惠妹的《Bad Boy》在台灣分別大賣了一百一十萬張和一百二十五萬張；IBM公司的「深藍」電腦與俄羅斯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對弈，結果「深藍」勝出；蘋果電腦公司推出Apple Store；

一九八七年成立的古典音樂唱片公司拿索斯（Naxos）已開始籌備它的「在線音樂圖書館」業務。

這次，飛利浦並沒有像往常一樣走在前面。彼時的他們，似乎並未嘗夠「DUO小雙張」和一系列平價唱片帶來的利潤甜頭，而且，卓越的錄音技術也讓飛利浦古典唱片的錄音師有足夠自信。哪怕如今問Pilavachi，此次重新推出的回顧套裝是否進行技術修復，他依然會信心滿滿地告訴你：「

沒有」。

「飛利浦的錄音是最頂尖的，如果有任何技術上的提高，早在唱片發行之初就會做好。」Pilavachi說，潛台詞是：「根本不用等到今天」。

也的確，有飛利浦電子公司支撐的「飛利浦古典唱片」，在音色處理上自然橫直又落落大方，是這支古典廠牌備受樂迷推崇的一項特質。但它接受互聯網新技術時的不夠主動（與Naxos相比），對於現代音樂或有意或

無意的忽視（與Chandos及BIS等獨立廠牌相比），以及它不似EMI和Sony等有流行和爵士門類的唱片銷售穩住年輕聽眾陣營，所以，在唱片式微、網絡下載興起的當下，飛利浦的謝幕從某種程度上講，也不足為奇。

今次推出的回顧唱片套裝，並未沿用飛利浦唱片長久使用的勃良第紅（Burgurdy）標誌，反追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品牌最初建立時的水藍色封面。是懷舊，也是對過往輝煌的致意。